

□小小说

稻穗飘香迎丰收

龙玉纯

秋风就像马良手中的神笔，拂过乡村便给田野染上了金黄。看着眼前黄绿相间的梯田和随风摇动的沉甸甸的稻穗，年过七旬的刘老汉不由自主地笑容满面，谢天谢地，今年风调雨顺，田地丰收在望。

刘老汉习惯性地走向稻田中央，轻手轻脚地摘下几粒谷子，放到嘴里咬了又咬，感觉散发着香味的谷粒都已完全成熟而且非常饱满，只要择一晴日就可开镰收割了。大儿子一家什么时候回来？往年每到这个时候，大儿子便会打来电话。约好一个天气晴朗的周末，带着老婆孩子从省城回来一起给老人家收割稻子，然后又迅速打开手机看了看天气预报，本周末、周日连续两个晴天，而且气温也不太高，非常适合收割稻子，真乃天助啊，他笑了笑，万事俱备，就只等儿子的电话了。他年纪虽然已七十出头，但身体还算硬朗，如果儿子万一不回来，老两口咬咬牙也能在三天之内把稻子收割完，毕竟面积不大，只是在梯田做事费力一些。

在省城工作的大儿子似乎与刘老汉有心灵感应，老汉在念叨儿子的时候，儿子也在盘算着该回去和父母一起收割稻子了。可最近工作实在太忙怎么办呢？大儿子仔细看了看工作详细安

排，本周连周六周日都有会议，而且他这个当局长的还不能请假必须出席，再看看天气，就本周末回去最合适，下次要等到星期三、星期四才是晴天，正常上班时间想请假几乎是不可可能的，星期五又开始连续三天下雨，就算那时能回去也不适合收稻子了。千万不能违了农时啊，颗粒归仓才算是真正的丰收，大儿子赶紧与老婆商量对策，老婆说你实在回不去，那就花钱请几个帮工呀，她回去与妈妈一起负责做茶饭，人多周六一天就收完了，周日还有一天时间晒谷子，老人家肯定开心。

大儿子笑着对老婆说，你这个安排我觉得很好，可父母不一定会同意，上次父亲不是说过吗？现在我们那里种田请工不合算，种梯田不能用机械只能费人力，现在人工的工资高，还要安排伙食和烟酒，请人花费的成本等于爸妈一年白干了。老婆一听急了，那怎么办呢？天不等人啊，稻谷不及时收回在田里会长芽的。正当两口子想不出好办法时，电话铃声响了，是在部队的弟弟打来的，这个电话来得如此及时，大儿子的老婆说简直有些梦幻。

弟弟在电话中告诉哥哥，他准备回来休假，火车票都已经买好了，星期五中午回到省城，到时还请哥哥或者嫂子开车去火车站接一下。哥哥马上答应，并开玩笑说，接是必须的，你们回来得太是时候了，正愁没人回去给两位老人家收割稻谷呢。弟弟告诉哥哥，他和老婆这次休假，就是专门回来帮父母收割稻谷的，还要哥哥先别告诉父母，到时回去给两位老人一个惊喜。哥哥当然满口答应，但一想到弟媳也要回

来，这可是平时难得回一次的贵客啊，怕家里没什么准备怠慢了人家，还是先给父亲打一个电话，故意模糊地告诉父亲，儿子儿媳周末会回去一起收稻子，不要准备什么好吃好喝的，只要收拾干净两间房子就可以了。

终于等来大儿子的电话，刘老汉迅速高兴地把这一消息告诉了家中管事的老太婆，并且还马上分工，老太婆立即去准备儿子一家回来的吃喝用品，自己则立即去准备收割稻子的镰刀和打谷桶等，这些都准备好以后，两人再一起打扫房屋卫生和准备床上用品。忙前忙后两个人马不停蹄，花了整整一天的功夫，才基本达到他们自定的要求。忙完后才想起在电话中忘了问儿子，这次孙子会一起回来吗？听说小家伙都长到一米八了，那可是一棵能扛风雨的小树了。

刘老汉估摸儿子一家会下午回来，这还真给他猜对了。大儿媳到火车站接到弟弟和弟媳后，就直奔高速往老家赶，一个多小时高速再加一个多小时山路，还不到下午五点车就驶回了自家晒谷场。两位老人见到他们三人从车里出来，顿时激动得说话都不利索了，小儿子快步上前一把抱住了爸爸，小儿媳也三步并作两步上前抱住了妈妈，团聚的瞬间让人泪目，大儿媳赶紧拿出手机，拍摄下了这难忘的一刻。

为了抢时间收割稻子，第二天大家一早就起床了，小儿子穿得比较清凉，一看就是一个多年未做农活不知割稻滋味的人。小儿媳用衣服把自己裹得像个粽子，估计等会一下田就会热得

不知所措。大儿媳的衣着就得体多了，该防护的地方做了防护，该透气的地方解开了扣子，毕竟她回来参加过多次劳动有了经验。刘老汉老两口笑着看着他们，不多说话只招呼大家下田。没想到割起稻子来小儿子干劲十足，一人能抵得上两人，当兵的人确实不一样。小儿媳虽然看起来娇气，但干起活来一丝不苟，让人刮目相看。大儿媳做事不慌不忙，割稻子像个行家里手。一天下来，三亩稻子被收回了一大半，刘老汉觉得这是前所未有的速度。

如果说第一天下田多少还有些拘谨，第二天下田大家就放开多了，干活不影响你说我答他笑，渐渐地，欢笑声、割稻声与打谷声此起彼伏，让平日里沉寂的梯田顿时充满了生气。刘老汉老两口幸福地看着眼前的一切，脸上的皱纹也像花儿一样舒展开来，心想这不就是自己企盼的天伦之乐吗？还是人多力量大，一个上午就全部收割并打完了稻谷，晒谷场上多了两个喜人的大谷堆。中午没有休息，大家继续一起顶着火辣辣的太阳除杂晒谷，不一会晒谷场上就铺满了耀眼的金黄。

眼前的丰收景象让生在北方长在城市的小儿媳非常着迷，她拿起晒谷的耙子刚自拍完，又站到晒谷风车前自拍，还把刘老汉老两口拉到一起和她拍，拍完后她还问了刘老汉一个尖锐的问题，爸妈明年还种稻子吗？刘老汉笑着回答说，想种，但要看天意。小儿媳秒懂意思，她拉着刘老汉的手撒娇地说，老爸放心，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准时回来帮您收稻子的。



坝上秋色

陈泽全 摄

□小小说

一片空地

韩旭峰

根据上级要求，单位里的几间老旧房屋被拆除，腾出来一片空地。

有人说，这片空地位置不错，平整平整作为一个停车的地方，挺好。

有人表示反对，屁大点儿的地方连三辆车都挤不下，大家为个车位再闹意见就没什么意思了。

那就干脆当作体育场吧，放上几张乒乓球台，全民健身嘛，既有益于身心又能彰显单位活力，挺好。

有人表示不同意，这个地方临近大街，上班时间娱乐休闲，让路人录了小视频传到网上那就麻烦大了。

既然临街靠门，最好把这里栽上花卉，既绿化了环境又美化了街景，挺好。有人建议说。

这个提议得到了很多人的赞同，不过也有人反对，说种了花草树木不要紧，可是得有人来维护，这么小的一块地方雇人值不得，如果需要职员轮流干活，可得提前征询大家的意见。

不如把这里开成一片菜地，种点新鲜蔬菜。门卫刘师傅说。

种菜是好事，但是菜长出来算是谁的呢？算老刘的，肯定不行。算单位的，张三拿一把李四摘一筐，因为谁拿的菜多谁拿的菜少，还不得头破血流？

有基层干部想在领导班子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让领导拍板，这让几位主要领导都很不满，这样的小事居然也要上会？真是乱弹琴！

领导很忙，基层干部也很忙，职员们也都很忙，这块地就这样空闲下来了。

有多事的为门卫刘师傅出主意，让他把这里不声不响种上菜，弄得既成事实。刘师傅是个实在人，有人这么说，他就这么做了，利用早晚工余的时间更换肥土，平整土地，打算种一些时令蔬菜。

领导们发现这一情况非常愤怒，直接质问老刘，是谁允许他在这里开荒种地的？

这让老刘十分尴尬，既成事实的计划立刻搁置了。

虽然没有领导批示，也没有人维护，但是闲置的土地却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一场雨后，野草不受控制地长了起来。有着充足的阳光雨露，又有肥料又透气又有水，野草长得非常茂盛，团团簇簇，生机勃勃。

进进出出的人们，走到这里都会多看几眼。没有上级通知，领导没有关注，没有做体育场，没有建停车场，没有种花种草，菜也没有种成，这片空地活成了自己的样子，也挺好。



小巷

杨正摄

□小小说

对不起

鹿志超

史家岭上的甘蔗要砍了，等着秀去。

秀家的甘蔗地紧连着明家的地。秀去的时候，明也正在地里砍甘蔗。地头放着他的双轮板车。明看见秀来了，把头默默地低下来，他对不起秀。

秀一眼看见明，把脸一扭，泪水就掉了下来。她赶快地走进自家甘蔗林中，痛痛快快地哭了一阵，这才开始砍甘蔗。她也觉得对不起明。

那时候，明说要出外挣钱娶她。但没等到明回来，秀就嫁给了成。她恨她的父亲，是父亲逼秀嫁给成的，当然，母亲当时也寻死觅活地逼着她嫁。成又有钱，又有风度，秀最后还是没能抵得住成的追求，嫁了。

明是个孤儿，秀是根幼苗。明知道秀是在他外出挣钱后，被家里人逼着嫁给成的，但是成结婚后，情人还一茬茬地换，最后一脚把秀踢回了史家村。

甘蔗都砍倒了，明还没有拉完自己地里的甘

刚上班不久，县医院门诊的挂号处前面就已经排了不少人，一直排到了导诊桌前面。

一缕阳光从天窗斜射进来，如箭一般穿透万物，细数着每一颗游弋的尘埃，让人有一种飘忽其间的错觉。

县医院开的是北门，门诊大厅在北面，尽管有天窗，却很少能见到光，一年之中只有在这个阳光充足的季节里，在特定的时间才可以看到阳光暖暖的画面。

护士张芳和李娜站在桌子后面，肩上斜披着“为您服务”的绶带，面带微笑。

今天是她们两个人的班次，工作并不忙，也不复杂，来看病的人似乎人人都很懂规矩，或者是医院的宣传工作做得到位吧，问这问那的人并不多，所以她俩不时地抽空聊上几句。

张芳说：“把儿科的张正医生介绍给你吧！虽然岁数大点儿，可是人家知道体贴人啊！你也老大不小了，眼看奔四的人了，介绍给你正合适。所谓男人大点不是病，知疼知热值得庆，暖气有人烧，水管有人用，家中小女人，从此不劳动。多好！”

“那可不行。”李娜一听这话生气了，郑重

□小小说

信 赖

刘洪文

其事地说：“你可别乱点鸳鸯谱，谁不知道那个张正，家是边远农村来的，说话办事一根筋。儿科的医生们都很讨厌他，背后都说他不知道是真不懂规矩还是假装不懂规矩，干了这么多年医生了，连个科室主任都没混上，看的病人比谁都多，挣的钱却比谁都少，平时说话都跟挂不上档似的，我才不找这样的呢！”张芳偷眼地四处看看，继续小声说：“你听说过了吗？前段时间咱们院里领导找他谈过话了，说是药房缺一个主任，问他有没有意向去？他当时表示愿意去了，可然后就没有下文了，结果让门诊的马维抢了先，当上了现在的药房主任。你说他这种人是不是缺心眼？领导都给他指路了，他还不知道，跟没事儿人似的，傻安心了吧？这但儿灵活一点，去领导家串个门，送点礼，事儿不就成了，何至于被别

□诗 歌

秋深几许的意境

耿庆鲁

深秋的风
掠过草木的肌肤
秋叶凋零处
是生命成熟的华章

大地之秋
满眼是丰收的景象
空中弥漫了
各种瓜果香甜的味道

惹眼的柿子
宛如孩子们红彤彤的脸蛋
三五成群地张望
这个美丽的世界

遥望远山
层林尽染
如一幅缤纷的油画
渲染秋天的浪漫

在寒风吹动的夜色里
露珠开始沿着草尖
酝酿别离的诗行
秋天，是一场悄然临近的检阅
让所有草木都开始走进考场
以寸草结籽的情怀
丰盈出自己的光亮

时间不管草木曾经的荣光
在秋风里敞开一个豁口
任风霜删繁就简
扫叶黄叶落
让喧嚣归隐沉默
让缤纷归隐沧桑

晒 秋
红色的辣椒

极目望远
大地绽放秋菊的金黄
南飞的大雁
诗意为蔚蓝的天空

季节辗转
生命轮回
斑斓的秋色里
蕴含了特别的含义

枫叶的红
像一团燃烧的火焰
生命的演出
赋予秋天最美的色彩

秋风萧瑟处
飘落一片片秋叶
那是秋的芳华
也是秋深几许的意境

秋风掠过(外一首)

呼庆法

金色的玉米
雪白的棉花
橘黄的柿子
都被农家铺展在
透亮的阳光下
以乡村独特的视觉
舒展出秋天的味道

这一块块一方方
缤纷的色彩
以饱满的质底
斑斓出乡村物语上
丰收的喜悦
晾场上
豆荚噼啪啪脱壳的声响
和木锨翻动饱满谷穗的欢畅
让红红火火的日子
丰裕出乡村幸福生活的光亮

□散 文

一株面临秋天的植物

杜明芬

大多数植物面临秋天，似乎总是颓败、荒凉的。这时的植物好似已不再执着于与时光对抗，而是随波逐流，任光阴打碎骨骼。此时，荒野不再是生机勃勃、意气风发的少年，反而更像是垂暮之年、迟钝孤独的老人。那些被风被霜打得七零八落的枝叶，像一座古老的建筑一样沉默无言。

或许描写一株植物，应该以最热烈的语言。写它是人间万物里最动人的传奇，从一座深山老林里出逃，又在一天春天将对世界的深爱埋进土里；写它是身披铠甲的勇士，不惧狂风暴雨，电闪雷鸣；写它是勘破红尘的圣人，知世故而不世故，永远对周遭种种保持热情。但实际上，用最炽热最深情的文字也不足以表达一株植物激情饱满而又满怀希望的生长过程。

那就以最浪漫的语言来描写一株植物。写它是太阳和月亮的宠儿，阳光是浪漫的开头，月光是诗意的结尾；写它将少女当作知己，遮住炎热赠送清凉；写它是鸟雀的爱巢，单薄的枝丫甘愿为温暖的家负重前行；写它是一幅宋元山水画，山水广阔里深藏了时间的纯粹和天真。写那些看过的风景都是浪漫这个词的一画一笔。

再不然就用最隆重的语言来描写一株植物。写它少年意气时拼搏奋进的勇气；写它经风历雨后依然平和的心态；写它任凭时光流淌，仍然坚守内心的执着；写它对光阴的敬意，那样一场声势浩大的离开，是它能给予世界最隆重的典礼。

以最朴素、最热烈、最浪漫、最隆重的语言来描写一株面临秋天的植物，其实也是在以最朴素、最热烈、最浪漫、最隆重的文字来描写一个人从天真幼稚到成熟通透的成长历程！

□小小说

信 赖

刘洪文

人捷足先登，成了近水楼台！”

“我还听说他给病人看病，从来不开价钱贵的方子，还从病人的角度出发，有时候还让病人到医院外面的药店去买药，说这些常用药，哪都能买到，医院里反而贵，你说像这样的医生，领导能看得惯？真不知他是咋想的？真是个死榆木脑瓜——不开窍。”

说这话时，阳光似乎随着太阳转了个角度，斜斜地照在二人的绶带上，仿佛给两人披了一身霞光。

张芳笑了，说：“所以才介绍给你呀！这叫‘痴痴地等，傻傻地爱，没心没肺，神仙不怪！’再说了，你看看挂他号的人那么多，整个医院也没有第二人，一看就是值得信赖……”

“那就给你自己留着吧，这样的人实诚，从另一个角度看可是打着灯笼也难找啊，省

着将来婚后出轨或者对你不忠，凡事有利就有弊，你也别指望十全十美嘛！”李娜嘲笑道……

张芳更直接，说：“反正我觉得你们俩更适合，简直是天生一对。”

李娜极不情愿地推了一把张芳，还想回几句，可是却被张芳制止了：“嘘……他来了……”

这时，只见一位高个子男医生手里拿着一张报告单，快速地从走廊里走过来，二人急忙收了声，像没事人一样，站直了身体。男医生习惯性地朝二人点点头，面带微笑，算是打过了招呼。

三个月后，张芳收到李娜的结婚请帖，新郎的位置赫然写着的是张正。张芳有些不情愿地埋怨李娜：“你不是说不找这样的吗？当时还信誓旦旦、赌天赌地的，这是咋了，是哪根神经搭错了桥，还是短了路？”

李娜笑了：“我认真考虑了一下，还是你说的对，这样的人才最值得信赖！”

张芳也笑了，当面上送上了甜甜的祝福，可心里却忽然有些失落。